

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驕傲(二)

· 范大維、李廷盛口述，本社整理記錄 ·



四十餘年後回看老照片，屬於中正預校的青春回憶湧而出，多麼美好愉快的時光呀！（由右至左依序為范大維、李廷盛、王仁民）

我們是中正預校六十九年班（二期）、空軍官校七十三年班（六十五期）的范大維、李廷盛。

還清楚記得民國六十八年，我們倆和王仁民同學理著整齊的平頭，坐在鋁床邊，開心的合影，怎麼才一轉眼，就已經卸下戎裝，相繼在中將副司令的位置上退伍了。

往事歷歷在目，驕傲的、榮耀的、快樂的、搞笑的、痛苦的、折磨的……一切的一切，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彌足珍貴。因為是這些好的、壞的、對的、錯的，一起成就了現在的我們，讓我們滿懷感恩，懂得珍惜。

，那也非常值得。
就從我們最初的相識，中正預校開始說起吧！

中正預校

我們倆都是臺北人。

范大維說：「我家在北投，小時候家裡窮，沒錢，就到中正預校，不用繳學費，每月還有零用金。」

李廷盛：「我有考上高中，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想到每年國慶閱兵從我家上空飛過的戰機編隊畫面，還有T-6在空做特技，低空呼嘯、高空翻轉的震撼場景，兩個字形容，真帥！當時就決定普通高中我不讀了，我要到中正預校去，將來要進空軍，要當飛行員。」

兩個十五歲的小男孩，懷抱著不一樣的理想，坐了八個小時的平快車來到高雄鳳山。面對陌生的環境，還有來自全國各地，操著不同口音的同齡男孩，李廷盛回憶：「前幾個月，講相同語言的同學很自然的就聚到了一塊兒，一群一群的，有本省的、外省、的、眷村的、原住民的……，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生活相處後，大家就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再分語言、分族群了。」

范大維到現在最怕的味道，還是新棉被的味道，那是種混合著漿洗味

我們倆從預校同營同連上來，一起進官校，一起上飛行線，一起到部訓練實現我們的飛行夢，一起駕駛戰機戍守領空，再一起駕駛戰機飛到對岸上空執行任務……。對我們來說，從軍不只是一份賺錢養家的工作，而是一段有人情味，卻又荊棘橫陳，充滿考驗的生命旅途，是這段悲喜交織、甘苦交雜的奮鬥歷程，讓我們明白了我們的理想、我們的抱負、我們是誰。

我們每個人進軍校的理由不盡相同，但是走出中興莊，踏出凱旋門，扛起國家安全的責任，穿過這身軍服之後，我們知道，從軍是我們這輩子最感驕傲、最感光榮的事業，即便脫下了戎裝，卸下了責任，我們仍然以這身軍服為榮，因為我們曾經為這片土地、這個國家的安全盡過一份力。也是因為對這份志業的熱愛吧！總覺得在交棒之前，還可以做些什麼？經過討論，我們決定把我們的軍旅寫下來，哪怕只有一個小老弟、一個小學妹，因為我們的故事受到激勵、受到鼓舞，熬過新生週，挺過基本組……

、庫房的霉味，沒有溫暖，聞著聞著就會讓人想掉眼淚的想家、心酸的氣味。進預校第一天晚上，一千五百位新生躺在床鋪上，望著全新的棉被、蚊帳、枕頭，嚶嚶低低的啜泣聲此起彼落。還好，有老校長周世斌將軍周全體貼的照顧、教育長張濟英將軍儒將氣質的引導善誘與指揮官王鳳樓上校以身作則的鞭策訓練，讓我們很快就適應了預校的生活。

李廷盛回憶：「剛入學的時候，出操站一會兒，就會覺得暈。我記得老校長除了叮嚀我們要用功念書之外，特別重視伙食、重視營養。」范大維補充：「新生的時候，大家都瘦巴巴的，沒多久，每個人都結實、有精神多了，不僅出操不暈不昏了，連俯地挺身都可以做個百來下。」

預校生的一天從晨間廣播開始，夏天五點半，冬天則是六點，在播音姐姐美妙悅耳的道早聲中，我們睜開眼，起身疊棉被、整內務、刷牙洗臉、穿衣服、到集合場早點名，接著晨操、晨跑、早自習、早餐、上課、午餐、午休、上課、體能活動、晚餐、盥洗、晚自習、晚點名、就寢，天天如此，照表操課，一起行動。

預校只有軍事管理，唯一的軍事訓練就是每週兩堂的基本教練，教我

們當一個軍人應該怎樣站立、怎樣稍息、怎樣轉身。

雖說預校生並不具備軍人身分，但當時高雄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穿著筆挺軍服的軍人，每天唱著「我有一支槍，扛在肩膀上，子彈上了膛，刺刀閃寒光，慷慨激昂，奔赴沙場，衝鋒陷陣誰敢當……」的預校生，當然也要好好打扮自己，展現出頂天立地好男兒的軍人神氣！於是第一個月零用金四百塊下來，扣掉學校要求大家儲蓄的一百多塊，幾乎都拿去訂做全身行頭，小皮鞋、淺藍色的上衣、深藍色的長褲。由於學生放假規定要穿校服，南部軍校多、部隊多，皮鞋店、西服店自然也就應運而生。范大維說：「當時左營到處都可以看到皮鞋店，鳳山則是做西服的店特別多。尤其記得王生明路上，有軍用品店、楊家冰店、川菜館、彈子房、租武俠小說的練功房……，每家店都有我們年少的足跡。」

對於住中北部的同學而言，春節、秋節、端午節是最令人期待的節日，因為可以「回家」。人真的要離家遠了，才能體會家的溫暖。

范大維記得第一次回家，穿著訂做的校服，搭火車回臺北，站了整整八個小時，每一站都停，站得腳麻腰

痠，本來還可以直挺挺的站好，最後也只能不爭氣的，隨便找地方靠個後背、靠個手臂……，回家一趟，不容易呀！但爲了看到父母、看看幾個月來朝思暮想的家人，區區幾個小時的奔波疲憊又算得了什麼。李廷盛也清楚記得第一次放假見到父母時，他們眼裡的思念與欣慰。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再後來坐車回家就懂得找樂子，幾個人約一約，在車上打屁、打鬧、打發漫長的旅程。雖說結伴同行，時間過得比較快，但那時候的火車也不知怎麼的，經常誤點。范大維就分享了一次他爬上行李架睡覺，睡前車子是在彰化站，一覺醒來，三個小時過去了，怎麼還停在彰化？但，無論交通如何困難，也澆熄不了預校少年回家的強烈渴望。

中正預校，同學們因爲懷抱著相同的從軍志向，得以共聚一堂，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踩著同樣的步伐，大聲唱著相同的歌，所以同學情誼特別深厚。雖然畢業之後，大家分屬陸、海、空、政戰，在各自的軍種單位裡奮鬥求生；但四十幾年過去了，感情仍然非常好。職責任務上如有困難，同學們總是相互幫忙，情義相挺；即便大家隨著年資久了、位階高了、工作都忙，要不是受到疫情影響，

還能每個月定期聚餐，邀請老師出席共敘，情誼之真之濃，由此可見。

揮手向「三軍一家，如手如足，如兄如弟」的預校同學告別後，我們帶著預校的教育成果：學識、機智、忠誠、勇敢、團結、進取，懷抱著無限的憧憬，想像著自己即將如同張濟英教育長般穿著瀟灑的藍色制服，帥氣地飛上天時，現實卻惡狠狠地把我們推入地獄的深淵。曾經聽人家說，入伍生不是人，但進了空軍官校才知道，官校新生連畜生都不如。不對，是官校一年級，整整一年，都好苦！

空軍官校

究竟是坐大巴到校門，還是走路到校門，我們倆的記憶不太一樣，但我們都非常確定，我們是整隊踢正步進校門的。還記得校門兩側站滿了人，是六十九年班準備北上復興崗參加愛國教育的學長，那一小段路，舉步維艱，耳朵裡充塞著學長們震耳欲聾的吼叫聲。不是才第一天？都沒有適應期嗎？

恐懼之後，是一連串的惡整。學長們很會就地取材，要我們用下顎夾住小草，不准用手、不能掉。官校新生就是小草，微不足道，但是充滿韌性，具備在任何惡劣環境都能生存下來的強大本事。身長一百八十三公分

、人高馬大的范大維回憶道，「學長叫我不准比他們高，所以整個一年級，我不是站在水溝裡面跟學長報到，就是半蹲著仰望學長，聆聽訓示。」

真可謂，官校新生若小草，想要出土實難熬，剛剛透得新空氣，慘遭雷電太陽烤；一城攻完又一堡，風吹小草四面倒，可憐小草無是處，老草追魂把命討。我們以為從預校出來，應該游刃有餘，沒想到，時光似乎倒轉回進預校的第一個晚上，鼻腔不斷飄入新被子的味道，一股酸楚湧上來……我們到底來到什麼地方？

從前在預校，我們是帶著惺忪的睡眠，在甜美的起床廣播中，開始一天的生活；到了官校，我們成為學長們的晨間廣播，每天清晨在走廊上，開始慌亂、緊張、驚懼、害怕的一天，「各位學長早，六十五期新生向學長們問早……」，話音未落，學長們的飆罵聲，「吵死人了！」配合著臉盆、鋼杯……各種想的到的、想不到的器物飛天而出，匡匡噹噹的，每天都是一場硬仗。

李廷盛覺得一個禮拜七天，有六天在學校裡嚴格緊張的操練中度過，只有星期例假日才可喘口氣外出，如果碰到特殊任務或僑泰演習等活動，例假日便告取消，簡直是噩夢一場。

范大維覺得李廷盛已經很幸運了，一個禮拜還有一天可以出校門休假，就他印象所及，一年級他沒有放過任何一次例假，一次都沒有。因為放假前，都要檢查服儀，並且根據當週的表現，由實習幹部宣布能不能放假，舉凡：內務沒整好、集合點名遲到、抽菸不小心被抓到，都構成禁足的充分要件，要做到前述那些已經很不容易了，更何況，長太醜、站得比學長高、刮鬍子刮到破皮見血……都能成為實習幹部禁假的理由，這也難怪范大維從來都沒放過例假。

官校時期的李廷盛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年年屆屆擔任實習幹部，和范大維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長官、學長眼中，范大維個頭高、形象差，一直到愛國教育全期北上復興崗，才意外被同學發現，竟然從沒當過實習幹部，於是同學便安排個實習班長，讓他可以站在部隊前面，發號施令。

雖說，在隊上過得水深火熱，但范大維憑藉著身高優勢，入選了籃球代表隊。在當時，籃球隊可是學校的重點代表隊，不僅國慶閱兵不用參加，就連征戰外縣市還有C-14豪華專機接送，風光程度可見一斑。范大維說，「C-14」的座椅很滑，有點像現在臺北捷運用的座椅。拉機頭起飛時

，我們整排的人一起滑向機尾，擠成一團，等平飛擺正後，大家又滑回原位，很好玩，印象很深刻，到現在都還記得。」

談到學校代表隊，李廷盛也驕傲地分享了他為游泳隊寫報告給校長羅化平將軍的往事，「我是游泳代表隊的，曾經拿過全國大專運動會乙組兩百公尺蝶泳銅牌。記得四年級已經在學飛了，但為了讓代表隊能有更好的成績，我特別花時間寫報告上呈校長，建議讓游泳隊到左營訓練中心去觀摩，看看國家代表隊的國手們怎麼游？看看國家級的教練怎麼教？走了一趟才知道學生社團和專業選手的差距，根本不是同一個量級，當初還想取經模仿呢！真是不自量力。」

官校的回憶特別多，必須一提的還有眷村的溫暖以及眷村的好味道。李廷盛熱切地分享，「范大維你記得夏伯伯做的牛尾巴嗎？超好吃！還有星期日放假前都想吃頓好的，夏媽媽每次都會幫我們做一桌眷村菜。」范大維點頭認同，感性的解釋，「夏媽媽是我們預校同學夏定國的媽媽，因為我們倆都住臺北，每次例假只放一天，不可能回家，夏媽媽把我們當成自家孩子一樣照顧，我們也把夏媽媽當成自己的媽媽，把夏府當成第二個

家，一放假就直接去夏家報到。有時候就是待一整天，睡覺、看電視、吃東西；有時候和同學有約、泡妞，就先回去跟夏媽媽說要去哪兒後，再出門。有些外地的同學就是在學校附近租房子，三、四年級玩膩了、玩到沒地方去了，就在租屋裡打發時間，我們很幸運，有夏伯伯、有夏媽媽，還有個家。」

官校的學程很特別，沒有寒暑假，只有階段假，因為畢業前就要把會飛、能飛、可以飛的學生挑出來，並接受完初級飛行訓練，把飛行生分為空運組和戰鬥組，進行下一階段的高級飛行訓練，因此前三年的課排得很滿，要把四年的學分修完，等到四年級的時候，飛行生就是半天學飛，半天上軍事學科，把其他軍校要上的軍事暑訓補完。

當時官校的老師都是一時之選，有民國三十八年跟著政府來臺的碩儒巨擘，也有二戰結束後，直接留在臺灣深根的美軍軍士官，還有臺大畢業的預官，像是中研院院士吳玉山，也曾經教過我們的課。教授優秀，當學生的很幸福，可以學得扎實、學得多，相對的，課業壓力也非常大。

無論是初級基本組，還是高級空運組、戰鬥組，都有地面教育學科和

飛行術科兩種課程，地面學科在CIS教室，由教官講解空氣動力學、飛機結構、機械、儀表、氣象等與飛行有關的理論課程，隨著飛行經驗的累積，學科也越上越難、越上越深、越上越多，到後來還加上氣象學、發動機學、無線電學等等。李廷盛認為地面學科教育非常重要，攸關著後來的飛行安全，以戰鬥機來說，通常是單座機、一個人操作，如果對飛機的機械構造、飛行的原理原則了解得越透澈，將來對空中突發狀況的判斷處置通常也較正確、較有信心。

當時依課業成績分成甲、乙兩班，李廷盛和范大維都在成績較好的甲班，范大維露出驕傲調皮的神情說道：「我記得是空氣動力學吧？課程教



照片為官校時代還是飛行學生的范大維（右三）與李廷盛（左二）求生訓術科後，穿著橘色連身飛行服，於游泳池旁合影留念。

